

西城少年身陷迷局  
惊天身世何去何从  
盛唐前夜一段秘辛往事

# 长安道

江湖夜雨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长安道

江湖夜雨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道 / 江湖夜雨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308-11740-1

I. ①长…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886 号

长安道

江湖夜雨 著

---

责任编辑 徐 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740-1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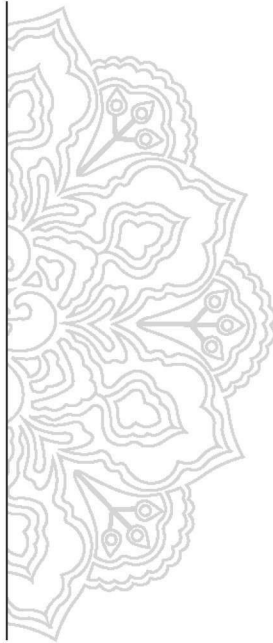
|    |      |     |
|----|------|-----|
| 零壹 | 安邑鬼宅 | 001 |
| 零贰 | 四大丑女 | 011 |
| 零叁 | 隆庆池畔 | 019 |
| 零肆 | 终南别业 | 027 |
| 零伍 | 五兵神窟 | 037 |
| 零陆 | 十二金人 | 047 |
| 零柒 | 玉版团扇 | 059 |
| 零捌 | 大唐西市 | 069 |
| 零玖 | 平康坊巷 | 079 |
| 壹拾 | 黄泉地肺 | 089 |
| 拾壹 | 曲江池上 | 099 |
| 拾贰 | 垂拱前殿 | 109 |
| 拾叁 | 崇义鬼宅 | 119 |



|    |      |     |
|----|------|-----|
| 拾肆 | 关中大饥 | 129 |
| 拾伍 | 黔南秘闻 | 139 |
| 拾陆 | 阴山鬼兵 | 149 |
| 拾柒 | 婕妤春怨 | 159 |
| 拾捌 | 勾陈绝域 | 167 |
| 拾玖 | 山雨欲来 | 179 |
| 贰拾 | 壬午宫变 | 187 |
| 贰壹 | 冰封铁棺 | 197 |
| 贰贰 | 天星如雨 | 207 |
| 贰叁 | 雪池温汤 | 217 |
| 贰肆 | 百丈神梯 | 227 |
| 贰伍 | 十世之盟 | 235 |
|    | 后 记  | 247 |

零壹

安邑鬼宅



大唐中宗年间,秋风里的长安黄叶萧萧,阴雨绵绵。

从寒到暑走了九个多月,西域少年李焯终于来到了长安城。这是个从小时候起,父辈们就在他耳边不时说起的遥远城市。似乎,在他这一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来到这座远隔万里、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市。

记得父亲临终时,把一个非常古旧、缺了尾巴的白玉老虎放在他的手中,叮嘱道:“长大后,一定要回到中原,回到长安,那里是你的,是你的家……”如今,七年过去了,他已从懵然无知的孩童,长成了十九岁的俊朗少年,然而,他却还是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含意。

而且,李焯感觉,长安似乎不欢迎他这个来自葱岭西边的少年。刚到此处,就下起了绵绵的秋雨。这雨幕就像这里的贵家女子出行时戴的幂蓑一样,给长安城蒙上了一层水珠织成的面纱。

水,是大漠和草原上最珍贵的东西,李焯从没想过,它也能带来这许多的不便和麻烦。

还没有见到那雄壮巍峨的宫阙,李焯和老仆人尔朱陀先来到了这座名为“绿猗馆”的客栈。这客栈建在长安西市的南面,名字应该是取自《诗经》中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环顾四周,这客栈倒也称得上是名副其实。这里不但有竹梁、竹瓦,连地板和墙壁也是由厚厚的竹片编成或铺就。走进去,但觉一片清幽洁净,若是炎夏之时,更是绝佳的好住处。只不过此时秋雨绵绵,西风泠泠,不免让人陡生寒意。

李焯从小就居住在西域,从未见过这种竹制房屋,他啧啧称奇,看来看去,觉得十分新鲜,直到半夜,才得安眠。

睡到四更时分,李焯只觉得窗纸呼啦作响,忽然外面的凉风吹着几滴冷雨淋在脸上。猛然惊醒的他,轻声呼唤睡在对面的老仆人尔朱陀,却始终没有听到回答,也没有听到往日尔朱陀那熟悉的鼾声,只闻得一股焦臭的气味在空中弥漫。

摸到几案上的铜烛台,点亮后,摇曳的青光中,他惊讶地发现老仆人的身躯竟然变成了一堆伴着灰烬的碎骨!缕缕青烟依旧在升腾飘散,尔朱陀的衣袍烧得只剩下小半截,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居然还握在那把镔铁陌刀的柄上。这是梦魇吗?李焯大声呼喊,但整个屋子忽地四处都蹿出火苗来,一切都化为灰烬,包括李焯的行囊。

行囊里有他们万里迢迢从西域波斯贩来的婆律膏、龙脑香和干陀罗树香,这些东西,拿到长安西市上货卖,价过珠玉。然而,比起这些来,老仆人尔朱陀的莫名死去更令李焯痛心疾首,这个老仆自李焯儿时起就陪伴着他,虽名为主仆,却情同父子。此刻他的心中,一直回忆着童年时的情景。

开满野花的草原上,老仆人尔朱陀把他搂在怀中,望着东方高耸的雪山和辽阔的云天,用粗犷的嗓音在唱:

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弃毡帐与弓箭,不归边土,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乡音……

李焯哭道:“这就是你日夜盼着的长安吗?你不时给我讲长安有多好,不远万里带我前来,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结局吗?”

悲愤之中,李焯揪住客栈那个黄胡子矮胖掌柜,向他讨要说法。结果那掌柜却一口咬定说,是李焯他们从西域来此地的路上,中了邪祟的恶咒而致,还连累客栈也烧坏了两间屋子,这账还没算呢。

让他这么一说,李焯倒也不禁疑心起来:老仆人尔朱陀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神力过人,机警无比。李焯会用石块打下低飞的兀鹰,这一手绝技就是他亲手教的。从西域到长安的途中,也不知遇到过多少伙贼人,明抢暗盗,要谋取他们的财物,都被尔朱陀轻松制服。他怎么会在无声无息中就遭人暗算?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灰烬中的碎骨呢?

李焯突然记起,昨天黄昏时,没想到那样快眼前就出现了日夜盼望的长安城。他们喜笑颜开,走在落阳斜照里的渭水桥上,却看到桥头的石栏边,坐着一个麻衣白发的邈邈道人,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看着他们,接着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块白布,冲着他们缓缓展开。

只见这布上用朱砂画着一个狰狞凶恶的天神,披着甲冑,戴着宝冠,右手持棒,左手擎塔。说来奇怪,这天神的面容,李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时老仆尔朱陀的脸色,却刷地一下变得惨白,眼中像是看到了生平最可怕的事情,流露出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

李焯从小到大,就没见尔朱陀的神色如此恐怖过,他刚想开口询问,却被尔朱陀迅速用手掩住嘴,逃命般拉着他的手匆匆离开。他们在草原上遇到狼群时,他都没有这样惧怕过。



难道这个道人,就是蛊惑人心、害人性命的邪祟吗?

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不知从哪儿聚来一大群人,在客栈门口七嘴八舌地谈论起长安城这一年来发生的种种奇异和诡秘的事情。

一个客商打扮的中年汉子说:“前几个月,百里外的凤翔下了一场血雨,其中夹着不少鸟兽尸体,并且还有人头和断肢。更奇怪的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千斤重的大石狮子,好家伙,一下子砸在张老汉的院子里,将家里的泥坯房震塌了三间。”然后,此人压低了声音,“官府忌讳这场灾异,让众人不得相传,并匆匆用土掩埋……”

另一个长须老者说:“前几天深夜里,长安城南面十几个坊宅都听到有鬼在高声吟诗,一个嘶哑的声音吟道:‘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室有月。’接着,又有另一个鬼在应答:‘九衢生人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那声音别提有多瘆人了。有人说,还看见两个身高一丈的白袍鬼从屋顶上飞过。听人说,这长安城下,住着很多妖魔,为首的是个女怪,叫作地母夫人,天天要喝活人的新鲜脑浆,手下有一千多鬼卒……”

一个算卦先生慢条斯理地端起茶盅说:“依我看来,最为可怕的还是今年夜空中,经常出现彗星和流星侵扰紫微宫垣,怕是要有一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啊!”

李焯走到算卦先生跟前,急切地问道:“渭水桥上,那个麻衣白发的邈邈道人,你可知道他的踪迹?”那算卦先生白眼一翻:“他住在安邑鬼宅,你敢去?”

众人又是一片哗然。这个老宅子是传说中长安城的三大鬼宅之一,相传这座老宅里,原来住着一位姓房的开国功臣,后来子孙不贤,有不轨之心,被朝廷下旨满门抄斩。之后宅子也曾赏赐过他人,然而,后来住进这个宅子的人,都是没多久就遭到了厄运,或染怪病身亡,或下狱暴死。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座冷寂无人的空宅。

而这里被称为鬼宅,是从某一年的冬天开始的。

一群孩子踢球玩,一不小心,这球就飞进了这座大门紧闭着的废宅里。孩童们翻墙进去找球,偶然间走进了大堂的正厅。就是在这儿,他们看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情景。只见正厅的地上,居然一瞬间浮现出一张非常巨大的怪脸,这张脸十分可怖,泛着蓝荧荧的光,还对着他们翻白眼。孩子们尖叫着逃到这里,不久就都生了一场大病,人们从此就把这里叫作鬼宅。

后来,此处又发生了很多更加耸人听闻的怪事,这些传闻足足能说上几个时辰,李焯听说最近的事情发生在五年前的冬天。

有一个杀猪的屠夫,平素胆子极大,又非常有力气,能一下子扛起两头宰好的大肥猪。那天喝醉了酒,和人打赌,说是倘若他敢在这鬼宅里睡一晚,大家就凑一千个铜钱给他。那一天,大雪纷飞,星月无光,这个身材魁梧

的屠夫由着性子一去之后,居然就没再出来。

几个人壮着胆子,在白日高悬的中午进去一看,只见大堂中的房梁上,一条沾着陈旧血迹的麻绳吊在这个屠夫的脖子上,他披发吐舌,面容似笑非笑,好生吓人。最为奇诡的是,这间屋子虽然宽阔,但空无一物,这人的脚离地面足足有半个人高,他是怎么上吊的?而且,雪后的院子里,只有他自己留下的脚印,并无他人的半点踪迹。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进了这座宅子的三个人,七天之内,竟然全都死了。死法和那个屠夫一模一样,都是自缢而死。只不过有的吊死在家里的房梁上,有的吊死在城外的槐树上。

此后,这座房氏老宅,更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再也没进去过人。

虽然听大伙讲了这一切可怖的事情,但是傍晚时,彷徨无措的李煊牵着他的雪山白驼,还是站在了安邑坊的房氏老宅前。

长安的雨一直在下,让李煊十分心烦意乱。在西域,蓝天总是那么蓝,白云总是那么白,让人胸怀开阔,清爽无比。而此时,如乱絮飞丝般的雨幕将他的整个身心都打得冰凉黏湿。

终于,一阵阵冷风吹过后,绵延几天的雨忽然停了,一钩新月在云端显现。房氏老宅的门额上仍然嵌着一块青石,上书“敕建梁国公房氏宅”,看来这还是当年皇上御赐的府第。虽然饱经岁月风霜,有的字迹有些漫漶不清,但仍然透着劲拔隽秀。

朱门上,厚厚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门缝处交叉贴着残缺零散的纸条,也不知是官府的封条还是庙观的符篆,这些原本是红色的纸条,被长时间的雨水洗刷成了惨白色,看起竟像是出丧时的灵签。

李煊手中牵着的雪山白驼,不知为何突然恐惧地往回倒退,发出“喔喔”的叫声。李煊心中一紧:难道这里面真有古怪?拉住他心爱的雪山白驼,李煊用手轻轻地抚弄它颈下的软毛,让它安静下来。可是,房氏老宅必须要进,因为他听人说,那个麻衣白发的邋遢道人就经常走进这座宅子。

这是破解他心中谜团的唯一线索。

四周一片寂静,檐角依然在滴着雨水,发出一声声清响。厚厚的宅门并没有锁,只是被一根半朽的草绳拴着,李煊略一用力,就绷断了,滞涩的门轴发出沉闷的响声,仿佛是一个老者发自胸腔的嘶哑声。李煊有些紧张,从怀中掏出蟠钢鱼肠剑,月色下闪出幽冷的寒光。

进得门来,只见满地残砖碎瓦,荒草没膝。对着大门,是一堵砖雕照壁,上面爬着枯藤野蔓,沾满了泥垢,一时也看不清原来雕的是什么东西,李煊只惊讶照壁上斜压着一只桌面大小的石龟,已是碎成了两段,而照壁也被压塌了一个角。仿佛是有什人一生气,拿起这只大石龟扔在了上面。可这石龟少说也有千百斤,谁能有这样大的力气呢?

更为奇怪的是,这只大石龟的眼睛似乎是什么宝石做的,龟身上遍布泥垢苔藓,只有这俩眼睛却是炯炯发亮,仿佛它是一个潜伏的灵物,在暗暗地窥视着一切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

这时候,雪山白驼仿佛闻到了什么,又不安地嘶叫起来。一阵阴冷的风从虚掩的宅门吹进来,吹动满院的荒草野蔓窸窣作响,李焯只觉得毛发倒竖,黑暗中,仿佛有无数鬼祟在窃窃私语,幽幽冷笑。

李焯定了定神,一咬牙,干脆将宅门关住,又将雪山白驼的缰绳系在东墙上的拴马石上。拴马石上端,雕的是一个耸鼻深目、络腮虬髯的胡人,这形象和尔朱陀倒有几分相似之处,李焯心中一酸,不禁泪水盈眶。

想到尔朱陀,李焯心中升起一团复仇的怒火,将恐惧烧掉了大半,他紧握蟠钢鱼肠剑,从乱草上跨过,然后拾阶而上,直奔中堂。

中堂前有三级青石台阶,已经倾颓得歪歪斜斜,然而,虽然凋零破败,尘封藤掩,却依然能看出这座屋宇当年的气势,正厅上高悬着一块匾额,写着“芸辉堂”三个大字。这座中堂呈庙宇结构,飞檐斗拱,狮子头柱,白玉扶栏,配以通天棂夹扇。上面的镂空木雕极其精美,似乎是些富贵吉祥的图案,丝毫没有朽烂残缺,可见木质优良名贵。

李焯此时也无心细看。正厅的门虚掩着,绾住门环的,竟是一缕沾着污血的头发,门上有一块似乎是刀刮去红漆后留下的白印,足足有三尺多长,上面写着四个黑色的字:“开者即死”!

李焯愣了半晌,他并不是被这几个字吓住,而是因为他在西域时认识一个从天竺来的僧人,精通机关玄术,他见李焯聪明好学,就给他讲一些暗算人的机关巧械,像暗弩、飞箭什么的。因此李焯留了意,并不敢贸然进去。

李焯灵机一动,心想这门上不知是否真有古怪,干脆我从窗户进去好了,这里是鬼宅,我还讲什么礼数,不让我开门,我跳窗进去得了。

想到这里,他哑然一笑,转到侧面的窗棂边,只见窗棂上白花花地结满了蜘蛛网,中间有个碗口大小的黑色东西。李焯用火折凑上去一照,吓得又是倒吸一口冷气!

原来窗棂的蛛网上,卧着一只身带青绿色斑点的大蜘蛛,这蜘蛛比一般的蜘蛛大了何止百倍,简直像只甲鱼一样的大小,黄褐色的螯肢骈张,显得十分凶恶。

李焯下意识地退后几步,盯着那毒蜘蛛仔细地看,然而,这只毒蜘蛛却始终动也不动,这家伙是在睡觉?还是蓄势待发?李焯也搞不清楚,他咬了咬牙,从地上拾起一块西瓜大的碎石,慢慢举起,想给这只毒蜘蛛奋力一击。

突然,只听得身后有窸窣嘿嘿的声音,李焯大吼一声:“什么人?”转身看时,只见草丛中犹如水波翻转,隐约看到一个东西急速地向西北角奔去。李焯飞步跟着跑了几步,猛然想到,这东西别是引我去中什么机关埋伏,于是

就慢下脚步,哪知这一犹豫,那个东西就没了踪影。

这个院子的西北角,看起来似乎原来是一座荷花鱼池,现在里面积满了淤泥,长满了半人高的苇蒿,池角依然有一枝洁白的荷花怯怯地开放。李煊循着感觉,似乎那东西去了池边的那口八角琉璃井了。

这口井,四周围着雕有螭龙的玉石栏杆,但早已是东倒西歪,残损折断。井口呈八角形,镶嵌着碧绿色的琉璃瓦,月光下冒着一股幽冷的寒气。井上的轱辘看样子倒还完好,但李煊触手一碰,它就像泥粉团就的一样,柄轴全部碎断不堪。

因为夜色朦胧,所以这口井看不出有多深,李煊只闻得井底泛上来一阵阵血腥和腐臭气味,令人作呕。他拿起一小块石头,轻轻地从井口丢下,想从激起的水声判断出井的深度,然而,扔下去后,静静地听了半晌,竟然再没听到什么声音。

李煊正侧耳倾听,突然从井中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哭声,这哭声凄厉之极,让人真想马上跳到井中去救这个婴儿上来,但转念一想,这个宅子多年没人进来,怎么会有婴儿在井里?还居然能活着?而且这个“婴儿”一直没有哭,怎么我来到井边,他就哭了起来?这个婴儿想必是个早已死去的鬼魂吧,或许是在灭门的惨祸中,尚在襁褓中的他就被丢在了这口井里,所以至今阴魂不散。

李煊虽然平素胆子不算小,此时却越想越怕,不禁心中发毛,心想这座宅子真是处处透着诡异,反正我是来查寻那个疯道士的线索,又不是来捉鬼,还是到各处仔细看一看,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踪迹,我就离开吧。

想到这里,李煊苦笑着摇了摇头:李煊啊李煊,你还是怕了,是找个理由自我安慰吧!不过,他还是一边注视着井口,一边倒退着离开,回到了正厅边。

李煊想起窗棂上还有那只巨型蜘蛛等着,于是再次来到正门前。此时月光如水,照得地上洒满银霜。想起刚才自我安慰的话,李煊心里又有了一个主意,他想:反正我是来查寻那个疯道士的踪迹,既不是捉鬼,也不是盗宝,我不用非开这扇门不可啊,我就在门上挖一个小孔,窥视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想到此处,李煊很是得意,他手持锋利的蟠钢鱼肠剑,稍稍用力,就在门上挖出了一个铜钱大的小孔。

李煊把眼贴在门孔上,里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到,只看到那面窗户处隐约透着月光。李煊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是挖窟窿,小的也是挖,大的也是挖,干脆我挖大一点好了。他抡起短剑,用力一戳,只听“吱呀”一声,左边那扇门页,已经被他捅开了。

原来这双扇厅门,只是被一缕沾着污血的头发拴着,李煊只顾用力挖孔,不想这缕头发承受力十分有限,居然被他一下子扯断了。李煊一惊,下

意识地退了两步，只怕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

然而，他足足站了有一炷香的时间，也没见有什么异动。那“开者即死”的咒语灵验也罢，不灵也罢，反正门是开了，李焯此时倒也不再顾忌，他用火折点起一根松枝，走了进去。

室内和院子倒大不一样，院子中凌乱不堪，室内却空旷之极，一件杂物也没有，只是地上积满了灰尘，中间巨大的横梁上悬着半截乌黑色的麻绳。李焯立刻意识到，这里就是五年前那个擅自闯入的屠户诡异悬梁之处！

正发慌时，李焯闻得一股淡淡的香气，心中一惊，他曾听人说过，江湖上有不少用毒的高手，会制一些散发香味的毒气，不知不觉中就能麻倒了人，甚至直接取人性命。李焯吓得屏住呼吸，跳出了门外。定了定神，好在全身并无任何异样。

绕过大堂，转过一座怪石嶙峋的假山，出现在眼前的是院中的后堂。只见这后堂的大门有半扇折倒在石阶上，里面也是同样的空无一物。后堂东面像是一间佛堂，李焯手执火把走进去后顿时惊呆了。

只见佛堂正中的宝座上，供奉的并非常见的佛祖、菩萨，而是一个狰狞凶恶的天神，这个天神披着甲冑，戴着宝冠，右手持棒，左手擎塔。正是那天在渭水桥上，那个疯道人给他们看的白布上的图画形象！

李焯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这个神像给他的感觉那样熟悉。他在西域时，也就五六岁大小吧，当时父亲还活着，有一天父亲把他抱上高大的骏马，在戈壁的砾石上奔跑了好一会儿，来到一个雄伟的赤色石崖边，上面赫然刻着一个天神，虽然更加硕大威严，但样子和这个神像几乎一样。

父亲神色凝重，和他一起在这座天神像前跪拜，幼小的他看到天神凶恶的样子，怯怯地说：“父亲，这天神的样子好吓人啊！”父亲温和地抚着他的头说：“不要怕，他是我们家的神。”

他是我们家的神？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可又为什么见了，就发生古怪的事，老仆人尔朱陀还丧了命？难道我们到长安来，就触犯到了这个神吗？

李焯绕着这尊比人还高的神像仔细看了一圈，发现这尊神像是青铜所铸，既坚固又沉重，神坛下是一块大青石板，这下面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呢？李焯转念一想，这神像实在太重，就算下面有什么隐秘之物，自己也无法可施，还是再到别处去探寻吧。

院子的东北角，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虽然和前厅后堂比起来，显得小巧玲珑了些，但是飞檐高挑，雕饰精美，华贵中透着典雅，灵巧处不乏端庄，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心思和钱财的。

李焯虽然是第一次涉足中土，但从小家人就给他讲大唐的风俗和掌故，所以他忽然想到了：这是一座绣楼，是当年这府上小姐居住的地方。

沿着香楠木板搭就的楼梯轻步而上,火把照亮处,只见楼上是一派杂乱的情景:地板上一面海兽葡萄镜碎成了两块,几案上放着一张犀玉金彩瑶琴,弦柱早已断折散落,还落满了鸟的粪便。窗前绣花的大绷子上,一幅精美的鸳鸯图,只绣了一半,一只雄鸳鸯孤零零地浮着,水草、荷花也没有绣完,有十几处虫子蛀蚀的孔洞。

象牙床边,一件大袖对襟纱罗衫透迤在地,上面血迹斑斑。遍布尘灰蛛网的粉墙,隐约有两行字迹,李焯将火把移近,只见上面似乎是一首诗,前半截已有几字模糊不清,写的是:“爷娘送我□□根,□□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字迹娟秀工整,想是女儿家的手笔。

“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李焯一寻思,不对啊,这口吻分明透着十足的鬼气,这是在感慨现在的情景,如果是这座绣楼上的小姐当年所题,那她难道能预料到当下这一切吗?若真是现在所题,那她肯定是变成鬼魂后又回到了这里!

李焯正在凝神遐思,忽觉一股焦味冲鼻而来。他一扭头,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自己只顾推想这楼中古怪的题诗,没料想手中的火把一不小心,竟点着了象牙床上的石榴红帐幔,他急忙连扑带打,扯下帐幔来灭火。李焯手忙脚乱,好不容易将帐幔上的火踏灭,正想舒一口气,忽然一扭头,又吓得冷汗淋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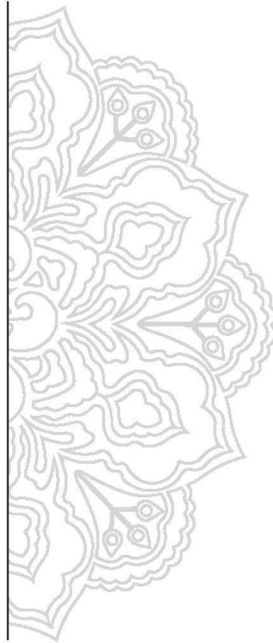
象牙床上,一床蜜合色金线海棠绫棉被里,竟然卧着一只洁白的狐狸,虽然这只狐狸一副安恬熟睡的样子,但这个情景实在是太诡异了,难道这里成了狐狸精的巢穴?

正想到此处,突然头顶上有如天女散花,落下如雨般的金黄花瓣来。李焯闻到一股类似菊花发出的香气,紧接着,眼前的景象就渐渐模糊起来,整个身体中的骨头仿佛都被这香气侵透、融化。他软倒在地,就此人事不省。



零貳

四大丑女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李焮悠悠转醒,却发觉眼前一片漆黑,向四周摸去,到处都是嶙峋的山石。他一摸怀里,幸好火折还在,撕下半截袍袖点着了,发现这里是一个石洞。

李焮久在西域,对石洞本不稀奇,但这座石洞遍布石芽、石笋,远处还有黑黝黝的石柱,森然矗立。这都是李焮从未见过的,突然置身其中,不免感到十分惶恐。

半截袍袖不一会儿就烧完了,又是一片漆黑。

这里是什么地方?难道我被妖怪摄了过来,关在这里,当它的猎物吗?李焮联想到在西域时,大伙儿一起打猎捕兽,就经常将一些一时吃不了的野羊野驴关进山脚的大石洞里,养着慢慢来吃。

这样一想,李焮更加害怕起来,他站起身来,摸索着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一脚就踏进了冰冷的水中。前面的水越走越深,渐渐到了腰间,再走几步,竟没到脖颈。好在再走了几步,水又渐渐浅了起来,然而再往前走时,只摸到一面冰冷的石壁,这个洞似乎到了尽头。

李焮无可奈何地返回原地,黑暗中,他又冷又饿,绝望地想:这里的妖怪既然把我关在此处,肯定不会让我轻易逃走的,大概是先饿我几天,让我把身体内的杂物排净,再来吃我!

想来想去,都无法可施,感到无比困乏的他也只能靠着一面大石昏昏睡去。

突然,只觉得一道阳光照了进来,李焮抬头一看,洞顶处想来有人搬开一块大石,露出一个井口大的孔洞,刺眼的光芒射了进来,照得李焮一时睁不开眼。

只听有个粗糙的声音说道:“姐姐,这里关的坏东西还留着做什么,让我拿石头砸死算了!”